

此宋僧文集未收入四庫者文頗有古音節世
間流傳甚少公秘本也天南遊叟識時光緒丙戌孟秋年
五子有九

板匡
(公分)
20.3 x 14.9

10563
1 冊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書名：橋洲文集
著者：宋釋寶曇撰
版本：致本
冊數：四卷 一冊
卷七至卷十

橋洲文集卷第全

雜文

跋靈源與龍門粹和尚書

靈源人品高甚一時學者無得親踈之或勸其少早
之終莫能屈故悔堂之道得師而益尊也謂龍門粹
如大父誠愛之之詞至死心則有六字之褒亦無易
斯論及其以怒罵為妒輔烹煨佛祖使如鉛汞流去
猶不勝誅龍門則如秦舞陽負燕督元地固有事秦
庭求於易水生還不可得也描畫虛空如此亦非臆
說唯吾先大惠知之

跋應真圖

深山大澤龍蛇之所都虎豹之與麋鹿之為使天隣
人神鬼左右前後自童子觀之亦必以為有道者矣



况得不死之道一日四天下而為師子吼者哉或謂
淨空之人佛所魔斥重為子所敬此理云何予曰不
然大菩薩以悟為宗以斷惑為趣如王者之師執兵
以伐叛其易知矣若阿羅漢則從博地凡夫直斷可
煩惱如徒手伐人之國豈不甚難予以媿後世空愚
貪偽之輩益豪髮之長自謂了證詎罵先哲豈不悖
哉故朴庵畫之於前而予跋之於後非為几席耳目
之玩蓋有深激云

跋寫法華經

大惠在洋灼時四方衲子從之游皆一世英傑時太
青老子亦在其中也大惠噫欠風雨鞭笞龍象一夏
十三人如錐處囊皆穎脫而出余恨不能如毛遂捧
盤歛血招十三人於堂下也紹興末得預千七百衆

中龍蛇混殺已之當時之盛每懷洋灼師友心嘗悄
然後二十年見太青於四明此恨方雪太青端靜簡
潔者也機不妄發：必中的世方以衆驕人而師寂
寥空山殆與草木俱殞有智莫者事師久之嘗曰吾
師之心不敢吾師之訓不敢墮一旦瀝十指血書聞
妙法蓮華以賈僧伽梨其志可尚丐一語為證夫天
人所難捨者一身一身所難忍者苟痛也子能忍之
置身於吾法中異時頭目髓腦皆法檀度行矣必有
聞結賞音者年月日橘洲書

跋羅漢圖

阿羅漢即佛世比丘也而處岩阿石室譬諸龍蛇虎
豹而得深山大沢豈不偉哉方其學佛時不本先心
而行間道如揚墨未嘗益聖人也而孟子闢其偏鄉

原未嘗在中庸也而孔子惡其似此比丘得擯於佛之義亦或近之雖然如人不持一兵而能伐叛是亦豪傑之士也唯佛一人而能斥之傳上人以筆端如幻三摩鉢提為宜鑒師幻出十八大比丘像或謂像非凡案物余曰不然余方隱几眇之若將高出其右是亦佛意也畫有層壑疊巖蒼崖翠壁如斲如削如地湧如天成岵石古松猛獸奇鬼如搏如噬雲深石邃水流花發如府如庫炉香茶竈童奴執侍如起如伏曲盡古今事物之妙像有一人側持如意而翹足坐者一人跨青牛而出山者二人臨水經行而意若容真者一人坐觀毛瀑如受暎霧者二人看梭猊而欲撫摩者二人觀降龍而起慈心者一人捉石梁坐室兒握白拂觀炷香者一人現月輪相而入禪那者

一人行前如訪入定者兩人執塵尾若論議者兩人御舍利而致敬者一人撞鐘閱經者一人持六環錫而伏虎者總一十八士錦囊玉軸而襲藏之寂照皓首厖眉曳粟色伽梨時出此畫余嘗於十八士外以真阿羅漢目之寂照為大醫王有起死之術今十八人在吾掌握中其病皆衆鑿拱手不知寂照何以起之年月日橋洲室曇跋

跋南堂語錄

伏讀南堂語至與圓悟師翁相見處如人家父子兄弟談笑傾瀉初無許事又喜二老莫年相從也如在祖峯無異骨節毛竅益着懽喜又一人灼艾一人有撓先筋斗之語同時為古人不覺淚隨如雨平生未有如此傷心也賴有靈柱墻壁為我證明嗚呼佛祖

余恨一涕之所繫也讀者識之

跋淵明歸去來

晉安文章惟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嘗誦其詞讀其詩知其賦以田園丘壑琴書親戚之為樂曾不一語以及當世盛衰與黃老虛無淡泊之論及吾身用不用之歎是誠有道者也一篇之旨惟俟毛之翼每心之雲盡之次山親在堂念歸之心無以自見遂因歸去未辭於一榻之上庶幾夢想以之次山端人造物當肆其歸若淵明之心開北窓以求之不遠也張君為書其辭於上竹院輒題其末云

跋李侖判觀音五藏

人生一夢身吾方夢游兜率觀莊簡公人品英特真夢中天人聞公初夢古勝時侖判提舉君正墮夢境

二季方學夢也以夢綺綉作夢佛事扣夢示現自在法門後四十三年視之真一夢也獨一季磐菴在得非夢乎異時夢為疾風為迅雷為蛟為鰐為魑魅者其夢果安在公再夢踰海侖判君夢入儋崖侍公歲年一夢竟不返猶平哀也侖判夢以文章驚世斯文殆早歲以卓絕如此不知假以數年之夢當如之何古人夢中說六波羅密與此同夢若走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吾莊簡公正在此夢中後報慈菴室陀道人再嚴像事得此文於像腹中以示磐菴磐菴涕淚復作夢語以贊大士無媿伯氏之文即以此文藏於家屬余說夢以告君君以下世：室此其猶昨夢云

忠列吳評事墓誌

忠南春秋巴子之國國最小介楚蜀之間諸侯早之
至兩漢時為郡土地肥衍水有黃金山有麝香廉苒
之屬四方多徙歸之吳氏自襄列來吳姬太伯之後
不知其遷於襄復幾世其先有振鄴都令者高祖某
曾祖某祖某皆隱居不仕行義聞於鄉世居郡之折
桂坊考其始遷今塾江河池之長樂山自弓長樂山
人舉進士益成去學武三預薦不第卒老於家生三
男君其長君諱某字某七歲即吾得與賓客觴豆燕笑每缺
射三十能百金之產先君得與賓客觴豆燕笑每缺
供父子兄弟怡愉實君之力晚厲疾不去枕藉
君扶持在傍藥必嘗以進至溺器亦出其手先君撫
之曰吾死矣汝之子報汝當如是不幸先君屬續君
哀毀瘠其既喪廬於墓者三月一日三臨膝行負土

日以封者三食粟不過數合僅屬息而已母喪亦如
之君起家雖豚豪髮之義謂可賈而有儿人之疾病
喪葬與貧不能嫁婚雖藥貴如丹砂金貴如玉飾貴
如簪珥悉與供具歲飢則畀之食有暴骨於野則為
大冢以藏之又多閱人士有未遇嘗舍館於君後皆
有名於蜀喜飲客酒酣自度曲激越可聽乾道戊辰
卒年六十三以淳熙某年葬於安樂鄉昌池之原君
天資存友故能不悖於道嘗讀西方之書後真如長
老一公游聞生死之說至瞑不亂娶里中冉氏生三
子次舍為比丘長季皆能克家如孫三人方從學四
方未艾再後君一年而卒孫女季尚幼比丘某多歷
叢林見知識而有聞者今年載南以歸以鄉士人袁
炎莊從吾為方外友請銘於予銘曰孝友近手仁取

舍近乎義有子有孫是為仁義之施更千百年陵谷
變遷無易斯位

雪林和尚塔銘

積翠之道至晦堂益尊晦堂一傳而為靈源死心死
心峻如雷霆靈源蓋瑞重簡嚴者也以是而為法授
受四世而至雪林和尚公見慈航慈航見無示無示
見長矣長矣見矣源是為黃龍六世孫也公未生之
夕其母夢有子跨白馬而西黎明生公公少異於群
兒而質警敏從鄉先生誦六藝終篇即乞身於父母
投郡開元泗洲為比丘時真歇領千七百衲子於雪
峯公造其席未幾出嶺首謁佛智於四明山中聞慈
航少年精神折衝於二老往往從之自投棧以還二
十年與之俱盡慈航而後已繇五峰出世閱十五暑

寒有力者屢挽之公坐不動一旦為廣惠而出嗣秀
王聞其風以仁祠致之哀慈航為古人歸守其塔幾
年再任廣惠至雪竇終焉公真若人天資夙與道合
余嘗執其手與之登高臨深雜千仞之淵每極之崖
婆娑其間不見其顛倚悻慄之狀識度深遠不妄與
人交：則示人以肺肝精通內外書出語奇峭亦不
以介意唯衲子不堪其淡泊望：然去之公談笑自
如嘗謂余曰我豈以佛祖為奇貨而求售於今人也
示疾之日其徒以醫藥進輒拳手麾去頽然如坐深
定中公泉南人俗姓施名僧彥壽七十有一鴈五十
有七圓寂於紹興壬子八月二十日後七日全身葬
于東塔余公友也銘其塔為其銘曰
右明覺之室左雪林之藏人天敬之其敢忘

祭史魏公

惟公以道德忠孝之資受社稷安危之寄致父子於
堯舜委成功於天地壽考百年是爲報施房元齡有
征遼之卹魏鄭公啓正觀之治世雖後先心則不異
草德頌班師之詔神乎其衷論符離必敗之師吾寧
去位汲：將母皇：治第煙雨層簷六見蒼翠孤雲
無心与世軒輊三余偃藩揮手復至上方囿回人所
嫉忌再相司馬一定國是君臣賡歌金石声氣古今
維垣一人而已決志投老以全其天藝園舍後種松
檉前坐待伏苓身輕鶴便未病三日有人夢爲星冠
綉衣竟從此僊邦國殄瘁泰山其顛云誰之思有淚
及泉昔與仲虜公愛憐在門下士識公最先早以
道合心斯石堅世益凋落情隨日遷公今古人我亦

白顛一慟永訣公每棄捐

代護聖祭史魏公

惟公結三朝之主知正一代之師席建萬八千歲之
基鐘二十四考之寶堂：予公稽古之力眷我吳山
盍見疇昔從黃蘗以論心笑平原之縛律草木何幸
均蒙斯沃受恩之地終始全璧夫人不言言必有獲
公今云乞論報每日一看以真涕淚橫臆

祭文

我昔与公有大緣契富貴寂寥宜不並世七年定交
孰控其制我非夢人公夢相繼情固有異每心則同
是故古人託於夢中公之精誠如聆鼓鐘公之器識
如瞻華嵩半生倦游保障周里青春故園錦繡肝肺
我老岩壑念公如醉新鴻經年尺書不至人傳訃音

忽隨我前寐不交睫食不下咽謂是夢邪声在耳邊
謂非夢邪道遠數千浮雲散殊人莫不死而獨存
黃壤每我云胡蒼天奪我君子遂令世間金壁泥滓
白首揮涕其誰與歸病孰我藥寒誰我衣寃苦無極
死生別離蘭玉庭戶植自公手蕙悵猿鶴出自公友
八極曠蕩竟不知一香以奠公每我違

祭潘經畧文字德鄰

斯文故家金玉一節至先君子伯仲奇傑譬諸火傳
公益發越是故買物誠哉不欺如室中劍其光陸離
彼不求售而人自知有探其源我自問學吾不耘梵
亦不伊維願行何如期至先覺衣綉持斧聽馳雷旋
鑄鑿大吏如烹小鮮五羊洞庭白波黏天公至之日
民物安堵海蠶洞蟹亦為吾護眎地險夷不私喜怒

尺一之詔待公有為大君賢相新日一時勢不可挽
去如鶴毛歸來鏡中白髮每歲春風故園花鳥驚喜
親朋更酌草三盞洗亦有鼓吹絃歌舞雩亦有俎豆
左琴右書鍾三陶謝頗廢枝梧声高羣嵩身屬夢寐
云胡正人天不憖遺遂使貪夫饕餮一世量也下士
弟兄受知取我故書日林細窺拊手謂我光明可期
姜山幾年着脚戶外每何渺滿竟墮苦海報慈之招
公意有在使者三却畧無色辭白金緘封惠我茅茨
歲晚一飽心知所私豈無它人龍覆雲雨我恨不能
代公死所青燈總障何日晤語涕泗橫臆終身別離
八極曠蕩竟不知矢詞以奠公手一歸

題光孝蠲賦賜田碑陰

崇寧中有詔天下郡國祀崇寧萬壽禪寺仍賜田十

頃政和改曰天寧萬壽為天子萬年也紹興大上
皇帝特賜睿旨即天寧萬壽改賜報恩光孝用嚴永
祐神游昭聖孝也屬四方多事賜田蠲賦如故間遇
郡可否而固自若也隆興改元皇帝即位之三載余
今少保榮陽郡王為沿海制置使守明列政清訟平
盡免賜田之賦淳熙皇子魏王開府亦如之後五年
榮陽冢嗣今制帥殿撰朱鎮是邦莅政之初問法有
益首與蠲放於屢後先可以觀政也政有本末有小
大唯學者能盡知之古之人學古入官學所以為政
也政闕天地繫社稷董生買之命而休息之山川鬼
神草木禽獸莫不賓服故政所以為道也道即周公
魯公父子相與受者至漢蕭曹之治齊民有清淨之
歌亦或近之今殿撰以寬厚致廣平得榮陽之體而

行吾之志將見其報政而羽儀於天朝不遠矣某敬
以三牒刻諸琬琰永為山中益盡感云

碁說

吾數也有消息盈虛之理而仙者志之仙家日長亦
足以自適故爛柯嘔血之事傳之今古後世不本其
學以勝敗從事維小得喪而利害存乎胷中隱然如
深澗如大敵面執汗下不知其為涼軒燠館清風白
日亦幾於博也豈不悖哉雪堂云勝固欣然敗亦可
喜其道蓋是蘓亦士世於齊氣象不迫豈敢嬰其也
鋒吾聞國中有趙大夫游於聖人之門蘓曰吾師也
下此則吾友其言若是又能以暇日吮墨為梅如補
之之清如花光之老皆可賞識蘓游於王公大人之
門而貧尚徹骨蘓不以術自售而吏部岳侯知之屬

余在西湖之陰求一語為贈余不得辭奪士名文年月日說

香說

香有益於人多矣方事物膠擾萬慮紛薄能於靜室以菽焚之則備然如憑虛御風澡心浴德者故昔人以香降神叔氏有聞沉水香而悟道誠不欺也看出海岸之國其來既遠價亦不貲往：函致之人或不

致王太鑒塔銘

某頃在江南時聞太鑒老且病：且蹒跚矣心實哀之既又聞其死：者如草木速腐之道也安得永長

存復重哀之後數年見子惠慈於千丈岩忽：哭其之未暇問其它也今年冬過古渚道院始獲見斯銘嗚呼太鑒其復生乎初以圓悟密印摩頂於前時末則少陵闡明交臂於歲晚此春秋之法嚴如日霜可畏也回視子厚大鑒諸師之碑不無月影昏容可喜之態請從道院刻諸石以示徐君掛劍之義以為期文不朽之傳云

嵩希表慶壽致語

舉瑞午所生子竟大其門去甲寅如許年復產于佛極人間之盛事侈林下之高風七十平頭喜象龍之冠世三千厲客致冠蓋以如雲櫻筍正繁於莫春俎豆未妨於勝集某冰霜勁節凡月宵襟曳伽梨於衆中為持律者上座見陽秋於眉裏時得句者有之

謂把茅之累人指一菴而歸老碧溪繞屋合鷓鳥以
同盟清曉巡簷索梅花而共笑宜臻眉壽燕及吾序
某棟夢聯芳竹林並駕惜良辰之易失紵善頌以何
詞序阜當年許宗雷而入社桃蹊今日知禪律而並
行某等技在伶倫飲觀殊勝輒陳口号用贊華筵
七十如今得縱心孤雲已復罷爲霖種花蔣草真吾
事秣月批風慰客襟坐上唯餘雙白玉囊中不畜一
黃金要知老矣關心處無限清風對碧岑

室雲致語

梵宮成列每越室雲之故家邦人至今知有鷄林之
古佛實斯文之真北震大聲於斗南自劫火之後而
樹王先成歷國朝以來而人物尤盛譬諸琵琶琴瑟
必資妙指乃發至音草木叢林雜曰每情亦知所向

例一堂之壯觀閱數世之宏規蟬竦暈皂教上千於
雲漢迦陵清徹將遍滿於人寰室雲講主法師塵外
孤蹤林間老斲接龍象之步武繼鐘梵於晨昏輪奐
一新咄嗟而辨朱明在候方鼓吹於薰風緇白臨筵
共徘徊於花雨及某人高情翦：和氣融：肯同蓮
社之清游是亦灵山之勝友某等敬覩殊勝職在伶
倫不揆每才輒呈口号又見南風入舜絃幾多龍象
正差肩一堂絕出雲霄上万口齊稱古佛先身坐猊
床如大宝手塵尾極重玄鄧山鄧水人長在總是魔
吾序不計年

贊應宣教真

我觀古人正是此樣彼雖不言孰敢近傍豈無和氣
春在疊嶂豈無軟語矣在絃上故其子孫孝友直諒

七十七年水月鏡像云胡至今袖手相向於戲是謂
美人云云與吳山同一趨向者也

贊佛智禪師

溫潤縝密有大圭元璧之象暗鳴叱咤得烈風迅雷
之實正吾家全盛之時有一人向而注不是曹溪
定應少室掃蕩家生一物每帶累兒孫赤骨律

術者揚世茂求賢

傾然而長眉備鬢蒼有古游俠之氣無他塵土之腸
折衷吾心喜為人物之論笑用俗口發為書傳之香
如射者之必中能盡人之所藏一毫不義而不取半
世無家而不托恐人以生死禍福為虛誕故自談笑
脫畧而坐亡至今有誦世茂者為之雪涕後世或謂
予言之可增損請置千金於座傍

橘洲文集卷第七終
橘洲文集卷第八

榜疏

別峰和尚住雪豆蔬及茶榜

位雪豆好位翠峰好老子當斷自胸中為法未耶為
床坐耶此行殆出人意表每愧於東山直下四世望
之如西湖雪後諸峰但得心同道同生處同不論佛
界魔界衆生界某人声毛吳越價重岷峨住海明國
逾一十有二年肆龍淵口說八萬四千偈如山岌岌
有陳堂：與其踞滄波而擾蛟龍孰若依蕙帳而友
猿鶴衆念猗蘭之世真一現於優曇計非師子之家
當尺接其種類歸來及早慰我同門
山中有喬木萬本毛雪千丈真故老之家媿未為沾

橘洲文集卷第七終
橘洲文集卷第八

榜疏

別峰和尚住雪豆疏及茶榜

位雪豆好位翠峰好老子當斷自胸中為法未耶為
床坐耶此行殆出人意表無愧於東山直下四世望
之如西湖雪後諸峰但得心同道同生處同不論佛
界魔界衆生界某人声毛吳越價重岷峨住海明國
逾一十有二年肆龍淵口說八萬四千偈如山岌
有陳堂：与其踞滄波而擾蛟龍孰若依蕙帳而友
猿鶴衆念猗蘭之世真一現於優曇計非師子之家
當尺接其種類歸來及早慰我同門
山中有喬木萬本毛雪千丈真故老之家媿未為沾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酒三升金二兩肆秦人之禍借東風之快便薦北
苑之新盃喚起瞻瞻為伊深雪恭惟其人口香楚水
眼走吳雲淪盡楊子江心之波不作天下大瀉之夢
痛掃除於諸病雜噫欠亦生夙蟹眼一鬪笑捧炉之
安用羊腸百遠戎覆車之在前眷此輪誠幸臨毋却
台列光存遠和尚開堂疏

少室九年示辛若艱難之狀黃梅半夜有光明盛大
之傳寔張本於斯文用服膺於前哲三拜不移於日
位一番願供於先師吾其敢欺法固如是某人笑花
眼孔掣電機輪行天下見前輩庶幾每愧古人詣道
樹轉法輪胡為久默斯要登須旂高廣之座侈師子
頻呻之音人天儼臨霜垂熟起積翠曾大父顧不偉
歎彼德雲老比丘正好歌去仰祝南山之壽少紓北

面之誠

興和尚住明列天寧疏

佛法無人吾固為之墮淚王臣有意公亦自可扞心
如鷲膠而斷絃每鼠穴而啣窰藪某人寒岩之子續
佛智之孫人皆想見風流誰不責備家世門當戶對
遠親不如近鄰坎止流行三步只作一跳願垂高誼
以副輿情

請居長老住聖因疏

雙林滅後大愛道尚每它少室歸時尼惣持其已微
堪受灌溪之拜不負為山之機古稱所難吾得親見
某人具旃檀種性有師子爪牙黑牛籠下不疑老和
尚舌頭金色光中是真善知識住處瞻雲林之勝踐
屈象駕之垂臨委羽山前振起堂之陳散花天外

更收將：人憑此一燈用嚴萬壽

請延慶講師茶湯榜

春風啼鳥許伊消息真傳夜雨寒蟄只此工夫誰到
屬歲華之婉晚副江國之平章某人絕代風流旌天
聲價掃除文字五千卷親見祖師抱負月圓三百規
淘汰學者起信堂中宴坐兩花筵上春容惟四明宗
旨乃先師得之候一庵歸來而此恨方雪
舌本瀾翻攪百川為酥酪耳門空洞吹萬籟作笙簧
是誠三折肱之醫聊伸九頓首之敬其人如黑石蜜
中邊皆甜與赤旃檀臭味相似歷教旧遊人物質諸
故墨山川師今一人我妄異說先生塞口別試囊中
之方新學填門更須度外之置

請妙智講師疏

因佛語而得佛心故妄異說自吾師而至吾友皆以
斯傳當木槁灰寒之秋望海涵地負之寄某人具草
木臭味掘龍蛇所居自學海波瀾中未知義天星象
妄極大興鐘梵用震盲聾喚起月堂二老本一家之
旨親從普照四明見百代之宗看取花卷副茲物望
尼長老住戒香疏

我自懶作佛雜五障寸障奚為渠方堅起眉要一人
半人悟去斯妙喜世界則易透荆棘叢林則難心期
所臨物論在是某人如象花蘆藹類師子嘯呻末山
親見大愚季孟奔雷之喝灌溪曾得半杪胚胎劈箭
之機在古人則有餘蓋後世之未見嘗聞屨滿所至
寔不暇黔敢冀雲臨先師肉猶暖在

請誦圓覺經疏

昔在吾庐先師季孟間尚可槩舉歸後江國後來游
夏輩不措一詞方泐然涕泣之有餘鏗尔舍瑟而作
一時鐘梵不異大方之家四海見聞猶吾親證之處
幸逢畏友得滿心期某人半生掩關两眼如鏡掃除
傳疏之學漸自溯源中來指此經類雜花而不驚如
導師入深定而方說益堅晚節發此大機夜雨無人
屬天龍之俱在虛空有口吞佛祖以無餘夢覺他山
神馳法席

請嚴和尚住湖列精舍疏

佛法敷行而東登是選者皆俊傑道德蘄然在上竊
其似者皆妄庸唯黃流明月不可同年而美玉精金
身吞粟棘蓬如食密春古上強之精舍有鄉先生之
旧題想見神游正煩公徃異時賓主屬人間第一流

今日雲山發造物無尺藏

請德和尚住象田諸山疏山門疏茶湯榜
正法已遠異端競興再吹不焰之燈為作重光之運
惟彼上人者親從道場來某人頓悟心宗善入佛惠
昔年袖手觀爻離疏攘臂其間今日逢場拈鉄蒺藜
當面便擲一空蕙帳來拋繩床不須猿鶴驚疑看
龍象蹴踏

象耕鳥耘有虞氏之田益故雷厲風發古臨濟之機
宛然雜物是与人非尚神游而夢想顧茲妙遠宜有
異人某人得少林一枝分諸方半座莫嫌歲晚深辯
來端蓋一把茅果勝屋簷幾許奮三尺啄掃空魔說
每餘幸即主盟每帶固避
喚回春睡萬岳松声入耳來漲起午潮一天雪色為

誰好煙霞痼疾成慣薰塩雲月肺肝不含蔬笋某人
未從函嶺親到建溪陰谷陽崖飽諸水味蒲團禪板
作兒癡自然腋下生風管取舌端具眼起來原夢不
多二子之神通驗取捧妒有一時之賓客伏惟降鑒
府譽芥誠

割蜂房而得髓中有花玉腐鸞粟以成雲豈無童子
全勝酥酪安用橘皮雖風流各擅於一時而明月可
同於千里某人法惟一味價在諸方明珠白璧豈暗
投人毒藥醍醐親曾下口敢要雲馭來主象田行看
猊座天雨四花佇聽雷音地搖六震聊伸菲薄願賜
寵光

請宣和尚住常樂疏

大江以南每復三十年龍象窮髮之北尚餘九萬里

鷓鴣亦足以張吾軍故難得是佛子某人笑花眼孔
掣電機輪不墮諸方網羅遂為群衲冠冕屬海山之
無事春在鑷頭為佛法而一行價增宇內痛掃野狐
之窟少慰邦人之心

越列光孝礼塔榜

故墨山川屬東南一都會旧游人物多晋宋古衣冠
有佛祠千百家如宝林一二数塵堙劫誰遣此山
毫末雲濯浮圖衆疑從地湧出誰人識許元度夢裏
翻身思死惟彥法師臂端有眼挿半空之突兀成九
級之莊嚴邦人有來莫之歌後世謂兩生之塔一錢
雖薄積施良多未能一年三百六十翁擔畢此生八
萬四千拜輪臺戶牖重開帝網之光輝鼓板鐘魚將
復雲山之旧觀儻逢開口會有知音

馬道人造菴疏

京華年少棄黃金真如泥澤國秋深顧白髮恍如夢
驚馳午影笑指息陰一菴占勾曲之陽終身入司命
之室偶逢流水信脚出山而來頗恠秋風隨後卷茅
而去經營縛屋準擬盛書雖無五千言老子之龍要
跨十萬貫揚列之鶴會逢青眼當為點頭

育王僧供疏二

廣南有鎮海明珠山川增重濟北用倚天長劍佛祖
潛蹤遭二妙之同時借一帆而航嶮浮菴尺五放光
射入番禺英袖半千空腹吼為獅子快湏垂手會有
賞音

玉几峰前洞神龍之窟宅紫金山聚燦舍利之光明
即此是大方之家何殊見現在之佛水雲六百去黃

梅之席無多道里數千知舍衛之城不遠丐一鉢和
羅之飯慰歲年寂寞之瀆豆曝冷灰福滯有地

觀音建三門大殿疏

寺占湖西官居舍北得一面叢林之秀粹恨十年歲
月之蹉跎今將劫獨壘以成絲庶我若先師之具體
重門臨水藉瓦影以蔭魚龍大殿浮空放毫光而未
叙梵眷茲勝事會有知音壯普門示現之場修邦人
廣大之福

圓大師住菴疏

春風啼鳥曹溪消息甚真夜雨無人華藏寂寥亦極
其人眼明優曇鉢花身淦浮沉水本夢菴鐘爰之
子盍返吾庐与冥運定交之初豈無宿契不離樹王
而陞此坐便從口角而放光明三度扣關密受雪峰之

託一庵投老始悟瀉山之機毋用繁詞幸垂領畧
川行者求僧疏

涉江漢而入都城動幾萬里自草茅而美雨露費輒
數金益知世故之難有懷鄉國之旧歸來及早要見
浮屠合尖報施有期當在架染着體

台州祈雨疏

天地有生成之功物皆仰心陰陽之來沴之氣人自
為之致此千里之民均被一時不雨之患方祈
悔過無越洗心敢虔扣於真乘輒上干於崇聽伏願
佛慈廣被帝潛回驅策群龍大霈霽之澤包羅意為
景同輪鼓舞之城誓以捐軀期於報德

啓重明節疏

河清而聖人生慶逢盛且堯走而帝舜俱會見明時

仰憑西竺之文上祝南山之壽

皇帝陛下恭願過大椿八千歲永覆斯民
盡華歲十
三重復還旧觀

延豐院藏榜

石佛地灵唐朝寺古左昇霞而右蓋竹山近吾庐南
鴈蕩而北天台門連勝踐有法輪之草叙致經卷之
塵埋使此福林負吾檀施時惟樂歲明年又勝今年
幸出益心小藏易為大藏會天龍之圍繞合鐘鼓之
鏗裏珍重瞿曇流出悲雲願海喚回大士罷拈拍板
門樞既是逢場何妨援手上延 睿筭下福斯民

寫法華經求僧疏

成佛之令蓋起於吾國中度人之緣是最為勝福聚
是故刹帝利種不生旃陀羅家惟濁淫清渭不可同

流而方服圓顱遂可入道故我置書而嘆得每按劍於人七軸蓮華瀝盡指間之血九重雨露疏為世外之恩未能學古而騎聖僧寶欲從今而報知己

瑞岩蓋僧堂疏

歷數諸峰總先聖群遊之地喚回老子明主賓互換之機看得七間十三架僧堂方稱一日十二時禪宴昔蛟龍不敢正視將燕雀來賀新成惟序陵故侯家乃荷屋大檀越可以辨此無勞遜詞以天台為福林名動四天下請祖師作印證量等五須旆

四明天井砌墻疏

突兀蓮宮繼鼓鐘而卒歲蜿蜒神物為山川而出雲嘗沃及於下方已聲蜚於上國有樓觀翬毛之狀之垣墻外護之城行地四十尋石柱毛簷而空漫其壁

費錢三百萬朱門華戶而等運其心幸吾事之圓成為福林之壯觀

化度牒疏

一僧伽梨先佛亦不易致大丈夫事古人之所難能幸疏恩雨露之朝是脫屣氛埃之日家徒壁立雖積塵成嶽以何詞身是道場擔挾火焚香而論報續如來末劫之壽如優曇花佩禮部護身之符是真寶義剎那便好成佛擅越於吾有恩誓將福田回向心地

贊高鄉父從政

贊趙君實

氣高如華嵩志趣如王公其重厚也如此孰知其為屢空吾聞居士京華人也處江南之俗一味春融非能悅仰於一世是亦敦龐有古風天將以畀其子使

詩出家世如公心地永昭晰於空窮
服道士之服若嵩華之隱者衣縫掖之衣而反先人
之故序輒老子五千讀聚鄴侯三篇書龍地變化只
俄頃走豈斯人之徒歟

橘洲文集卷第八終

橘洲文集卷第九

榜 疏

請寶雲堂講師疏

昔寶雲有大弟子如渥注出雙馬駒自天台熏知見
香若猗蘭脫衆蒸艾當後世寂寥之際知阿師付授
之難某人既以心傳不為塵累遍歷雨花之肆親出



詩出家世如公心地永昭晰於空窮
服道士之服若嵩華之隱者衣縫掖之衣而反先人
之故序輒老子五千讀聚鄴侯三篇書龍地變化只
俄頃走豈斯人之徒歟

橘洲文集卷第八終

橘洲文集卷第九

榜 疏

請寶雲堂講師疏

昔寶雲有大弟子如渥注出雙馬駒自天台重知見
香若猗蘭脫衆蒿艾當後世寂寥之際知阿師付授
之難某人既以心傳不為塵累遍歷雨花之肆親出

烹金之炉鶴髮霜眉受道人卒歲之託晨香夕火致
居士華封之誠衆所歸依公每退轉

抄長生庫求度疏

道固長遠世方棘艱稟十人之同心積象塵而成嶽
譬如農夫合耦以相助非同賈豎乘時而取贏成佛
不論後先入道亦却有次第畢其人則遂為无尽寶
藏論其報當踰妙高山王我方欽然誰不知者視黃
金如土直會有知音為白足之沙弥方堪報德

雁峯九夏會疏

十八生大士乃今君子鄉人六百年道場為故菩薩
龍地慨叢林之凋謝雖猿鶴亦淒涼豈無一弛一張
之時以起三沐三熏之欲粥魚齋鼓諸方飽而通悟
飢禪板蒲團衲子驚而通悟喜願乞太倉之餘粒以

成佛國之象香作此願林同歸福海

宇文吏部母夫人生日疏

北斗在天之中輟一星而臨照西方有佛見在具萬
德以莊嚴慶逢慈姥之示生敬禮室山而為祝伏願
壽山福海等願力以益窮智山法牙與心王而常住

明州南城普照河塗田疏并序

本院去城七里古松流水環繞其居真四方
道人問學之地至是遷者代各其人於是弃
冥荒寒食亦不備士吏為之憫惜龍象為之
興怜近者大江之濱有塗百畝隄障耕耨可
為良疇比請於官得之尚為菰蒲鷓鴣澗藪
適逢幸會成此因緣隨喜見聞皆吾檀越願
乘開允報施無窮

城南寺古不聞七里之紛譁真北群空真負一經之
藟秣垂食簞而過午致如意之生塵誰共寂寥法當
勤苦交書可攷許占江界之泥塗耒耜從得試屋
頭之春兩借居士屈伸之臂寬道人哮喘之腸一飽
自今皆為蒲塞之供千古不動永作旃檀之林

塾江藏經疏

塾江岩邑真如宝坊有布黃金祇樹林每淹黑豆壳
和尚斯文欽典後學每聞惟閩五千卷印板打就之
書去蜀一萬里鯨波不測之險良辰易失快便難逢
借居士一帆風為此邦每盡歲摩挲老眼不學入海
籌沙之流領畧微言會有得免忘昇之士

新寺浴院幹大殿

自塵中來分勺比丘半夕之水至室所已見吾老子

一尋之光豈惟身心俱獲清涼亦表佛法如是廣大
經營一殿閱歷十年既多易失之時幸此難逢之便
歲豐人樂何殊舍衛之城天作地藏恰容師子之座
願用施藏用修福林

天童起門樓疏

自有茲山以來皆為有道者建立宏智慈航
二大老益壯其居浙右叢林遂稱第一
大白峰前菩提場裏有複閣重樓之盛壯深山大沃
之居落：規模曾經二老之手言：門圍未稱大方
之家巍然千佛之尊呼彼小星之散大新輪奐用修
叢林更參奎壁之光高出雲山之右一塵一刹同游
華藏之都三沐三熏遙指信門而入莊嚴勝地回向
福林

台州白蓮修造榜

雲山自昔象駕之峰嶸蓮社至今無虎溪之寂寞有
叔此摩雲之罔會于同志之人接星斗於回廊散雨
花於四座人皆擅越何代而每宗雷法本心傳吾師
不異繁可極一時之勝事侈千古之福林想在知音
毋尚援手

延慶請講師茶湯榜

密雲蒼壁非閑草木之春活火新泉不慣薑鹽之手
聽松風於萬岳瑩秋水於雙瞳喚起斯文平章是事
其人胸蟠沃國韻薄吳天挾魯陽之戈日返三舍抱
荆山之玉價重一時先師之道當隨嗣子以東流四
明之人共約鄰翁而西望每煩固招敬肅未儀
法唯一味非謂甘蔗蒲萄之倫樂已九成故有清廟

倚那之奏敬致懇懇之供無嫌寂寞之瀆千載吾序
一朝勝事某人已除諸病如善見藥特現於世如優
曇花早卷諸老之肩脫負千鈞之寄掃空文字共觀
如意之橫老振起規模會有後生之驚倒既垂然諾
即賜寵光

天童修三門榜并序

伏見三門重閣多歷年所中安銅鑄千如未
列

壽皇聖帝親瀟宸翰為茲山無窮之賜二事
極古今之盛閣有不勝其載之憂今款叙為
七間下闌三門上安千佛大侈名山之榜以
極尊崇况上方傑閣老棧有首尾重輕之舉
敬慕十方檀越發大道心成一力圓成咸眾

手畢拳出自誠意裝嚴福報各有盡時
千岩萬岳是為龍象蹴踏之場四海九州知有雲漢
昭回之榜樓觀凌空而縹緲鼓鐘動地以崢嶸木末
層簷首歷衆山之根抵門前清鏡卧看倒影之浮圖
遂令像設之尊亦有寂寥之歎願從檀施益侈規模
在弥勒一彈指間入善賊不思議處轉欄干之十二
筵盡重、列賢却之一千孤明歷、用嚴

睿筭永福斯民

臨安府孔雀園起寺榜

故園草木人盡知名梵苑樓臺天將余我為善知識
四事之供之給孤獨千金之資左湖石山冠一時之
勝踐朝鐘暮鼓成百世之叢林下以慰都人之心
以祝吾君之壽願言若此報施昭然

啓重明節疏

五百歲聖人間生慶逢嘉運三千年河清可俟
斯時敬宜薄伽梵之文恭効華封人之祝恭願
父堯子舜有嵩呼萬歲之聲地久天長復爲貢九州
之土

湖西崇教鑄鐘疏

寺在湖陰居連屋角所貴一時之鐘梵得依百歲之
象龍竟易深禪豈在密相方萬籟沉之夕之洪鐘
隱之傳散以脩廊屹然亟火成叢林之具體在檀
施之興憐鼓角聲中會振驚於魑魅水雲影裏當号
令於人天凡所見聞悉蒙斯利

資壽修造疏

異時鐘磬之音忽聞地下自是象龍之宅如破天荒

闌清風三百間聚白足五千指摧頽歲月歆息規模
適逢大有之年會有重興之理木暈竹菌當自成於
一家秋菊春蘭長每絕於終古

江北妙應院塑佛疏

負北郊而靛括提裁年每佛主南山而爲綱紀八世
傳灯既成黃面老子之金軀猶穴金色頭陀之一衆
雖有爲功德堪作智山法芽而每相法身不離泥龕
塑像願言印可會放光明

接待募緣疏

暫止化城中分四十里之遠徑登室所作禮二千年
之師愍此水雲來往之流豈在檀施吐嗟之助得負
郭田二頃其利每窮適存蒼者三餐誠知所自廣開
心地回向福林

智門請宣和尚山門疏

道固不遠德雲近在別峰幸非偶然優曇復現此世
睽山林之勝踐有香火之仁祠切比龍家宜要象駕
某人連城白壁鎮海明珠声前得活祖之後向後笑
諸方之拙善刀已久袖手何須自信如北溟之鯤不
求速化歸來若丁令之鶴去復何疑大震雷音以先
叢社

月波請輪老諸山疏

天台已降指四明為的傳大江之南推正悟為雄辯
公其嗣子誰復異詞某人惠解河頰声名玉潔慨斯
教衰微之久奮吾心發趣之宗侈大老之園林月波
萬頃護六龍之翰墨星斗一天未震舌端之雷已盈
戶外之履主人之意唯在師嚴而道尊公議所歸莫

不雲從而霧集願透闊步允副懃誠

月波化供水陸疏

踏入林端是中有阿蘭若月橫波面夜深疑小金山
屬丞相之新儀超法界之檀施大彰感應契凡聖之
心源僅在見聞獲人天之福報

又化供疏

湖光入經論之勝道人固不勝清梵放殿魚鱉之群
異類亦蒙其益益無問佛香僧飯溷為智山法芽跨此
明末知斯言之不妄作是說已圖厚報於無窮會有
知音必須肯首

仗錫山開堂化緣疏

萬象熾然固晝夜而說諸佛亦尔有為人天而言
况當梵剎一新之初故有同誠三請之志會當奉足

飽看七峰之雲更聽白槌上祝 兩宮之壽

又化鉄瓦

四明之山八百里是山居中三冬之雪十二時此雪
為冠有折膠隨指之凍懷毀瓦尽壤之憂故昔人鑄
鉄以固久長長而者施金僅得一半遂使層空之室
殿泥沙混同仰觀千葉之法身人天興歎事如經世
佛也点頭

戒壇修造

佛法所用之律豈特持身有餘天人下築之壇我於
拜將不異自南山之授手侈西竺之成規晚出芝園
道行吾國踵祇樹薌林之勝殘為義龍律虎之先驅
蓋棟摧殘暮雨動鬼神之泣黃金錯落春風鼓檀施
之心一朝鼎來千古福地是為第一義諦根本此理

不虛莫作最後劫佛種人大恩可報

四明感聖修造

西湖佳處人知感聖之名南度未幾寺厄建炎之火
湖光雖在殿影成空 為狐鼠之場羞見鰻魚之面
聖稱晏寂祖在覺師皆當時之勝遊豈後世之無侶
一錢入手喚弥勒以同龕片瓦蓋頭付灵山之授記
不須問佛會有知音

臨安府崇寧接待請明和尚疏

梵放出門辣都人之瞻聽官潮殷地疑海若之經從
有佛祠得以兼容致雲衲為之一飽顧為不代是以
知歸某人歷遍諸方蒼然一節歸來歲晚用雲門接
洞山之機才用今無如退之贈澄觀之什不離函丈
便拋繩床正令提撕起叢林已墜之緒餘波浸灌及

溝岳未填之人副此懃拳毋煩同避

南湖請雲青外

四明行道之處素有典刑一養毛錫而未嘗每春日
逝者與江河競注凜然知松柏後凋輿論同歸斯文
未喪新命其人具獅子鬪身訣打頭而親遇作家參
竹篋見膳禪跨戶而便為上客自此虛空解講不妨
文字為宗道既在東家之丘世難西山之亮雖曰隱
白蓮祐後屢賦歸來政宜請玉軒中新新拈出繁列
祖未寒之焰振後生不競之風譚笑肯來何止九峯
之一疏人天普集願同五嶽之三呼慈蔭藹然法門
幸甚

結界

以大國覺為伽藍歷三哭而不壞將此身心奉塵刹

惟四明之有宗故百千三昧終可傳家而一十七代
未嘗結果法當末運何妨技律談常時屆深秋準擬
標方唱相水只固於趣海錦不厭於添花其如事用
之浩繁不免檀門之造請成功之後粲文彩於他山
祝聖之餘萃生灵於彼岸

伏錫山開田朱柱燈油

千峰萬峰真列聖古佛之宅十里五里為異禽灵草
所都儼然室坊中有勝殿須弥无尽炉柱千葉盧舍
那尊聖足本嚴鑲頭未了大庾嶺每眼功德更為巨
開百丈老子第二義門何妨說破直須掉臂會知音
遇

橘洲文集卷第九終

橘洲文集卷第十

記

柔克齋記

余會前琴川令曾公於江皋蘭若相即逾月視其人觀其文誥其為政實英發也方其年少氣盛重以絕人之資不顧其身不憚大吏以古京兆馮翊之手而作十邑人得以為奇貨而媚嫉其先公用是得稿十年扁戶讀其父祖書大夫人髮垂：思敬見其橫翔一出語此輒廢食兄弟相勉而為此行僧窻寂寥官潮時一振撼公輒痛飲酣詠與潮相答畧不見其憤懣每聊不平意抵掌談笑皆古今得喪成敗出入經子史百家坐誦行吟絕出人意至論修身治世則誦洪範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之旨欣然喜曰吾將以柔

克名吾齋子為我既其說余曰諾夫剛柔相濟此聖人用中之道也沉潛則柔其剛以勝之剛非外來而沉潛所固有而吾所謂中者實聖人發之高明亦然如世精金沉潛高明二体畢具所謂百煉剛遠指柔亦豈外得哉老聃謂柔弱勝剛強蓋自發其道非治世之具也今公高明以能自沈潛之剛柔更資如目足並用予將見其以斯道濟斯世造物報之其可辭

清廡堂記

清廡即予便齋深可數室廣才一室有餘南依豐氏之隣：皆脩亦固置短屏開明窻以延致之竹君脩然如跋如慕如揖如訴而日与接予則陳儿研列琴書客至清談客去則書為友與取山谷借景亭之語大書而扁之所謂東西閨軒廡清越者也予年雖未

及壯每一日千里之質有父兄之命將薄宦於南不以此時酌古今於胸中置事物於度外則為一世塵土人矣復何望哉若夫嗜好之移人則如浸潤膚受不覺而入雖聖門諸子猶不免於出見紛華盛彙之患况庸人哉顏子陋巷簞瓢若固自有樂之獨修身不厭食它有聖道為之依歸故也吾嘗夢想於是若先師者在昔固未有彼諸子者亦豈易得哉下而至於漢唐及國朝以來老師宿儒其人云云其道固至其事業文章猶布之方策余將擇勝已者相與求諸寂寞之域放之於廣大寬閑之鄉以足於予心以赦予不學之咎雖清廬屋陋亦得每媿顧不偉敢書以為記

流止菴記

素師記欽師曰乘流而行遇徑即止覺禪攝其語以流止名菴屬予記之予曰古人自知甚明子以知人如衡石誠懸而著蔡誠陳也授受之際將心相示心既昭徹身亦俱融孤雲行藏端若目擊大醫有云身心一如身外每餘則乘流遇徑之辭蓋發於是自少室縣記以迄于今後世聞道蓋疎師弟子者有媿深知彼已之論覺禪訪道吳楚栖遲實徑蓋十年晚來都城視車轂如流即吾心而止類古有力者謂之無聞可乎方將侈大居其不蓄莖蕭不儲粒粟使憧往來靡飽而去則吾流止之義豈不壯哉

自菴記

有道人頽然頽豐下訪予北山之陰予心恍然曰廣此三十年江海龍象胡為而至此問之知其自雪菴

法窟中來耳其言則曰古以菴名識其得也故人得
以宗之後世不師其心而師其迹非吾所謂善學小
子不敏有以自菴目之詞不能鑄然改曰是識吾學
也願授一言而佩之予曰子思不云手自誠明謂之
性自明誠謂之教此孔子之自也肇公曰會萬物為
自己者其惟聖人手此教乘之自也三語如倒食蕨
蕨非不甘也然嗜蕨皆兒曹惟大人者則能甘苦俱
忘當如鰲山雪中最後垂示然後操尺筭以禦大敵
非過也其言曰唱教一一須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
蓋地始得自菴之義於此終焉道人名無為世為京
華人年月日攝洲記

涪城祇陀院種松記

祇陀繼徽住山之明年手種松三千本山巔水涯道

轉石缺與走陰崖暘谷荆榛狐兔之聚無不徧滿初
若鎮細与草木黃殞不自知其歲寒也至是則青
如稍畦風露之朝香氣襲人自今龍蛇百圍蓋可坐
而致也徽涕泪詔予曰吾先子脫屣世故業淨方於
此手築大士之室与今尊者岩昏躬畚鍤焉嘗自誓
佛前曰某之子舍家而南矣願即聞道於善知識歸
以度吾身不幸徽未及還而先子墓道之木拱矣徽
不肖器甚下晚自湖南江西法窟中來既涉浙湍以
不見大惠老人為深憾猶幸見其二子徽亦知之
矣又不幸不得以所聞報吾親獨齎恨於每窮徽何
人敢言住山種松即吾事也与西山東嶺事例特異
子吾季父行也為我記之予曰然即識其言以為種
松記

送燈老序

予少執經吾石牛時亮公為同門友亮即燈之伯氏也既壯出蜀會通公於九江同謁大惠老人自宛陵涉浙東四五年為同參友通即燈之師氏也予既白首往來都城會通於仙林訪問生死予後喜通之有子一日謂予曰燈以母老不可每歸嘗以睡庵自名蓋取陳睦列織蒲養母之義子序以送我予曰世人不知佛者之為至養久矣方幸苦求道志在其親逮餘波及人人知樂道不倦則父子兄弟豈復有背道之患故穎考叔之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老子不匱永錫爾類豈燈之謂手余以其愛親之心知其聞道甚至兩拋大刹而亦以是散人正叢林灰寒之秋而故山猶甚子歸以斯道重余切有望焉

送空上人之京口序

先大惠未壯齡已能從李商老徐師川張無忌諸公游得道以還平生所聞似虎挿翼遭世中變二家學者尚尔竄然伊洛諸儒亦登晦堂照默之門雖不旋踵叛去然亦假手於我以張吾軍也我復何憾道喪既久天亦嗇斯文而剛之申包胥有云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是天地之間大公不可廢也予晚學大惠時千五百衆中俊傑如林一時士大夫有如李漢老曾天游張子韶輩皆北面受道龍象隱沒劫空無人吾意先師之冥當為少林躡躅一出使後世竊擬師位貪冒寵榮者縮頸入地佛祖在上豈終違吾言乎空禪生古歙州歙所產皆山川之英士亦以此重空耿介而性嫉邪与其人游知其有無輒麾去不顧

亦近世一奇衲今不遠千里問津故人吾聞有大居
居真老龐季孟間人一吸西江猶有餘地子行為我
致意近來北固吞却浮玉居士知之乎

道人朱氏法華淨業

始余東歸過所謂羅睺羅道場者至起信堂有比丘
語余曰寺有勝事子知之不余顧堂下四檜曰得非
歲寒面目無恙乎比丘曰不然引余發懺摩之堂發
一函視之即刺繡妙蓮華七軸也余方合十指爪嘆
未曾有比丘曰此薛君之室道人朱氏法名如一之
所作也朱即欽羨 皇后測聖中宮兩世之姪也自
歸於薛眎世如塵泥年三十餘即告其夫清淨自適
道裝素服潔齋如也嘗以黃絹命經生書是經手以
碧茸繡其上線蹊鍼孔去來綿密每有間勸如筆既

試如墨新乾閱十二年而後有成復繚弥陀觀音每
異繪畫自經首題敬致八萬四千拜凡一句一字率
皆唱札者三法華之文歲數萬言三月而能背誦闍
華嚴般若楞嚴國覺亦復翻水千偈餘經可知嘗鍍
木為圖勸人誦弥陀辟窠屢書滿十萬声而止所
化之數僅十二萬人道人則且且誦之莫夜扣之每
一晝墮意尤喜禪寂結序於墓一室事佛一室晏坐
一室經書一婢供肴蔬與同甘苦雖烈丈夫有所不
能堪也今年春尽易故奩具為三日會：道俗以萬
計飯千苾芻為室幢貯法華同念佛人姓名迎歸于
寺城內外觀動傾士夫之室莫不聳觀十二月以微
疾命醫：以丹砂進道人竟不起臨瞑目時再起跏
跏禱曰吾家每是法也請就寢後事即如儀道人焉

右脇而終年三十有七實紹熙四年十二月十日會
比丘語為之慨然比丘屬余識其事為來世勸教書
以贊之贊曰道人之身春容月影耳以冥山最後之
旨回向淨土其鉄心石腸耶吾知其於世間不後來
矣老龐曰不是聖賢了事凡走斯言有旨哉

盧氏祠堂記

宜義盧君粹於德者也事親孝事佛嚴甚一子為比
丘叔世龍象君資鉅萬自奉養甚薄施於人極豐族
黨鄉閭皆稱其友悌室有懿行故能成其賢子比丘
問道於白蓮師嗣至其席嘗白其親曰茲山行道諸
之所學者雲委歲以食不足為憂得百金為塗吾事
濟矣君首肯其說即於縣之羨恩鄉地名蒲峰得斤
鹵之地橫海千丈塔而為塘魚龍逡巡不敢正視自

紹興至淳熙閱歷一世克成厥功君捐錢萬緡子比
丘與其徒希道出力相輔助為田若干頃得穀若干
田成之明年置莊一區人牛腴肥耒耨堅好穀餘於
廩飯香於甑如淨名之鉢廢飽無量如親梵住處自
然化成一舉而二嚴實君之功而子比丘勸請之力
其心實愛其親之心而然也子柳子曰佛書有大報
恩七篇其為心与孝經合意言孝子之事父母歆其
常与道俱脫其親未能必思所以外濟之術所謂邁
豆以享之鐘鼓以祝之其間得失重輕我雖不言必
有能較之者任山某繪君之像而祠事之今任山某
求余文而識其事皆可書也君諱某字某世為寧海
象洲人妻金氏亦巨家子比丘名子時傳天台宗賜
号本空圓淨君閱兩大藏誦法華至九千部金氏亦

八千部所至佛事莫不唱從翁媪云

乳母戴氏墓志銘代吏待制

乳母戴氏第九鄭人初婦李氏生一男既入吾家乳
赫大越三年弟赫正生又乳之已而婦鄭氏生一女
一男年七十有九溥熙十三年正月辛卯卒明年十
一月壬寅葬陽堂鄉下水陽山巽之原從後夫兆乳
母始生吾家：君大傅猶布衣生計蕭然先夫人食
糲衣敝佈事俯育備嘗艱苦有人所難堪者乳母侍
左右恪勤不懈夜乳二子避乾就濡啼声呱呱：終昔
無寧寐晨興左手更挾二子右手供灑掃百後至暮
弗得息及家君登進士第得尉越之餘姚秩滿歸鄉
赫大兄弟行名猶未立先夫人遽即世勤于施不獲
其報每一念之痛淪骨髓而乳母遂登高壽見家君

位三事弥大入侍從弥正為郎時節未視兄弟杯酒
相勸耳和日燕輒傾然忘歸或至累月後竟卒於吾
家飭終尽礼嗚呼是庶幾可以無憾矣銘曰

前維艱 後則榮 藏於斯 永妥寧

仗錫山佛記

徑雪豆而西四十五里皆層壑疊嶂巔崖悍石行人
被榛莽踏沮洳踐蛇虺登危陟險始即山之趾焉山
斷溪橫北岸林光溢目而為秀發得非山灵以艱難
險阻為下方陳迹一掃而刮絕之邪不然何看魯一
爰其速如是涉橋而北一亭豁然大書仗錫山而扁
之然後知其為茲山發軔之始自亭而上歷十八折
杉松蒼鬱如在青羅步障中行至二十里雲一池靚
深出墻陰才數十步武耳入門一殿橫放有室蓮華

師子座像如紫金山屹然當中即吾善逝盧舍那所謂種：光明遍照是也是花千葉一葉一親迦是一親迦復化千百億親迦光明重：涉入無尽一花既余象花亦然一佛既尔多佛亦然此方既尔它方亦然此吾心地法門若佛若魔若情若智若聞提若信必晝夜宣揚如我無異不待廣長舌相然後為說也故我以一毛頭智量法界空此空於一毛頭非合非離非大非小空無自性而智在其中唯文殊普賢飲光阿難左右後前實聞斯語若梵王帝釈未易立談也凡此尊像皆比丘蘊信發心為之經營十年睥睨匠氏福德相好滿慰心期然以無尽灯明不能与常光一尋相為表裏行卜陂平地坡陀衍迤有若華山桃林之墟即墾而為田考室一區余一人主之且

耕且耘所入之禾悉辨一歲膏油之費於是夜天星象内外燦然茲山可磨則信之功亦可磨也余嘗備淨掃信有力於余後八年余有親憂萬里西歸信亦從是去於戲百里奚虞人也虞不能用意其去父美毋之國必遲：其行秦繆公用之一日而霸王之過不遇蓋繫邦家之幸之不幸也可不念哉今住山怡雲平公後一代於余當握手時未嘗不道此為深恨信今老矣於雪豆尤有深切以此記屬余固其宿昔之願余重感繫故為書之信奉化人姓某氏得業於天王禪院行峻潔而其心泊然身無完衣嗜佛事如嗜昌歆羊枣人莫知其然也既耄而志不凋落蓋可尚云

仗錫山無尽灯記

院故有殿二一居千葉廬舍那飲光慶喜侍文殊普
賢釈梵二天左右之此新像設也一置大室藏運轉
五千餘卷之書神龍糾纏鬼物森護行道之所容半
千足圍繞二殿言：可知也租堂一此余徒置殿西
廡者僧堂一此余住山新創者内外跏趺坐千五百
指寬深元爽不撓道意燕客福浴與棲老病之堂四
執事及燕退之房二共為灯若干椀每尽灯四燦如
夜天星宿盛哉燈明也旧以知藏知殿知浴僧終歲
行乞千外猶苦不足嘗余之為艱監院僧蘊信一朝
奮然不詢千友朋不謀於蒼龜獨与一笻潛行山谷
眎地之可稼者去院十里次金陂平萬峰屏開一坡
如馬盤回欵下而谿飲者草木新霽如既渥之髮土
膏如酥得之若天成即從人貸四十萬錢裹糧百里

外縛茅茨具畚鍤築塘五為田若干畝經始於乾道
戊子畢工於癸巳所種之秫先易麻廿斛以出油外
餘以供田事眎歲豐画取其羨以歸常任承以為則
此信之心与才力一見於此也佛之法徧天下猶一
氣之在天地也其宮序与其人亦徧天下猶一氣之
萌動而芽蘗華實隨所感然也通都大邑佳林勝踐
賢聖出沒龍虎變化之地使果為材智者用之如王
良造父御六轡而馳九達塗一日千里不難也苟之
每每入之地用之而後為難故信能用之實五序之
通材也信不為人用久矣而用之於佛用之於田茲
善用材者前。謂佛菩薩一出信之手侍御王公為所
記之余未茲閱三暑寒信實佐余始終甘苦與余同
之信有切也余得以書之以詔於將來使學道之人

如信之無一日靈棄之功又有實證豈復見今日叔
世之患也切有感云

祭雪林度先

嗚呼雪林魁岸奇傑他山之雲膚寸吳越心期大方
追配前哲昔聞黃龍怒噴其血寂寥雲仍歲致角折
吾能起家目電光掣回視諸方豉：掣：山林城市
如釵一吹握手謂予非子奚說歲寒之交吾翁：熟
我雜心語公以意次云胡一灯捨我而滅霜餘木枯
乳豆燒絕檢公不謗涕淚嗚噎一香薦誠永以為訣

龕銘

余幻學道若涉大海而津涯中遇司南之車知所每
趨向晚觸泗泆遂折焉變然後一登休歇之場吾大
惠先師之力也幻始學後先生授五經習為章句知

自少多病父母許以出家遂投本郡德山院僧某為
師：賢而能教其徒俾後一將經論老師游聽楞嚴
圓覺起信越五歲舍去依成都昭覺徹菴白水菴
挈包南來後先大惠於育王徑山晚見東林菴蔣
山應菴辛若艱難始畢平生之願世緣未盡被人推
出以長老名初領四明仗錫山晚為蔡親而歸住無
為禪刹憂患一世間游戲翰墨海人便謂其以文詞
鳴是未知我者今年六十九矣示疾而化嗚呼人孰
不死：而不亡者聖賢也學佛而至如來大寂滅海
學聖人而至夢奠兩楹之秋是真不負所學矣夫生
死也夢幻也世人以為靈妄不實殊不知此吾大寂
滅不動不壞第一義諦心祖師以為面目見在余嘗
於傳灯七佛偈下略發明之余即寶曇字少雲俗許

氏蜀之嘉定府龍游符文人沒於慶元三年四月二十
十六日臨行不能饒舌終之以言曰放下便穩

辭世頌

平生灑：落：末後哆：咖：殷勤覓一把火莫教
辜負澄波

今日困甚今夜定行付宣茅珎重珎重

橘洲文集卷第十終

橘洲詩文高妙簡古有作者之風予少年誦
之實深歆慕自是片言隻字率訪尋之久而
成編不敢自闕敬余工鋟版以廣其傳是亦
徐君掛劍之義也嘉定改元仲春佳通列狼
山凌雲叟 曇觀 謹書

右板元存徑山燬於癸巳之火咸淳改元歲
在乙丑化城石橋塔院重刊印行

与金山別峰和尚

某拜覆金山某人季春之月寒暄未定伏惟坐不動
道場人天環繞尊候起居萬福某經歲無問安之書
陰谷冰崖若無人之地往來消息多不甚真以故須

專人跨列躡縣之勞一歲不辨一昏若自棄絕然區
區此心亦非一紙可道也伏審年來當益尊道益高
所登日益勝得賢地主又平日論心者坐以行道無
佗也贊喜上方自古法窟亦近世衲子蠟聚之地得
地得時為最難不以此時覓一箇半箇續末劫佛壽
復何言者常見東山遺靈源書曰今歲諸症早損吾
總不憂一夏百餘人入室奉趙州狗子話每人省得
此為可憂觀其任重大法之心如赴水火之急其不
暇厚結進貴以冀一遇幸而際之則顛倒晚畧忌為
俗士大吏所不為者其為人亦可見矣佛法澹薄鷓
道逐臭成阡陌其於邪正真偽不弁如菽粟可伶可
伶竊謂衲子一生無成其恨地力量有所未至或不
足恆重思所以為宗師者其職固在烹煨佛祖而至

老死未嘗發藥一人此其法有所未驗也較之衲子
利害懸絕間有負於此妄相指授以為得法至扣之
不得兩端而竭師資妄傳其罪猶細輒嘗憫此不知
老師以為如何某不自量晚入屠沽誦前之難未嘗
不接心也然有一事為最切日夜往來于胸中親年
垂二三子綿薄老人以送死為憂其如百年則將
費恨於無窮也何以教之某報佛祖之日長事親之
日短其有如奕者當局其不迷哉仔一著出身願賜
提身心贅骨肉非佗人所知迫切之誠伏紙不知其
盡德山徒屬安否鄉音何如此送客至山陰偶絕江
見臺端蘇文問動靜云未一識此重厚君子稱東坡
家孫也詞采照朕因寧一昏無嫌某有史君侍郎一
書願旨未人呈徹何當參省伏乞為大法崇厚以前

光大布狀不備

典史太師

某惶恐上覆太師公相即日季夏蘭暑方隆共惟鈞
侯起居萬福某近輒具狀伏計已徹鈞聽竊聞小近
湯液為之懼然執熟高年豈宜有此大師異稟神觀
有餘當是飲食作疾或思索文字勞動所致聞請醫
調理已漸平復更乞一切放下如燕遊酬酢毫髮不
可干懷能如嬰兒則期頤之壽可坐致也愚者千慮
仰惟察之賑貧放生可布陰德不可放緩不待籲
天祈佛而後全此日之言似可採也某居此無一事
功課亦有期程天名旱氣炎：民物有焦勞之意一
飽後日不可知未卜參省之日伏乞保衛生經益臻
康福慰四海具瞻之望下情真切之禱

竊聞大師近忽風秘當是高年血氣不調寒暑之侵
人思慮之伐人飢飽之害人三者一不能勝則致斯
疾大師福未艾也神有餘也雖小疾痛何傷更祈內
養天和外屏事物以燕期頤之壽茲為至禱

上林侍郎

嘗論古今人材之不同惟士不通經果不可用蓋經
者道之所寓如藥石之有丹砂烏喙可以伐病如百
穀之有稻稂黍稷可以療飢烏喙或貪不能自資黍
稷稍稂習熟不以為貴貧與習才也。有小大得經才
以濟之自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如運諸掌雖然道之難傳也久矣學者臆為之說
戶為之師孔子聖人也抱負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
猶問札於老聃仲尼之門三千七十之徒以聖人為

師各隨意之淺深而為授道之虛實後世猶有虛誕
迂恠之論是彊婦之末勢所當然也惟侍郎天資夙
與道合語言文字外親見聖人道之大全往任是
求之當世知府侍郎一人而已不為黃老而自靜不
為伊洛而自敬是得孔孟心傳之妙者也嘗聞著昏
發揮三聖人之道其詞要妙其旨精深學者恨未之
見獨觀之政事表裏洞徹有古循吏之風得之緒餘
可見根柢某老病林岳岳所用心嘗取傳燈廣燈續
燈三傳刪繁補亡以平生所聞於方外大老者論其
下自七佛而至紹興末載合為一昏總而目之曰傳
燈大光明藏不敢以為是當求質於一世偉人後日
書成得賜經目幸甚至願某死灰枯朽益因而至前
得布腹心是天假其便也堂下斲輪之技當有取於

堂上仰惟至鑑大不可勝言

賀史丞相復觀文職二首

昔年騰踏謾紛：今日大開蔽日雲黃閣
還真宰相青袍先後回觀文笑迎星使舒忠憤
淚濕天書感聖恩從此老臣心益壯
昆吾金鼎著鴻勳門外三竿日上初
短衫急足扣蝸庐驚回麋鹿林中
夢忽領鳳凰池上書百字贈茶披錦
線丹心願效假獲璫已忻有此遭逢
異敢望恩波起轍魚

謝汪宰惠書

丹心從破滿頭霜收盡江山入錦囊
白日肯教閑造化青春多是夢池塘
棄捐後世先生藪吟詠中宵泪滴裳
幸遇知音賢令尹敢披雲霧上琴堂

與汪相公

斐度天生一老臣，觀文應是再來人。暫閑造化爐中手，高卧雲霞洞裏身。顏為藥靈朱滿鏡，髮緣詩苦雪侵巾。行看詔入中書去，再使皇朝風俗淳。

送謝子儀西上

謝侯青更出於藍，萬卷平生著意參。直把文章驚海內，故携琴劍別江南。黃蜂花底老來往，紫燕茅簷語再三。去穿楊巷一箭綠袍入手，早回驂去。

次梅花韻

何處江南岸，東風第一枝。近人疎影瘦，和月暗香吹。竹外溪橫處，江邊雪隨時。不禁花共語，千里重相思。

梅馥

不嫌花薄命，最苦月圓情。雪裏親曾得，風前故自輕。惱人渾是韻，著意有能清。不忍歸來早，殘更斷鴈聲。

送友人

客舍西風悅，江城細雨秋。盡驅今古恨，併入別離愁。眼底故人少，灯前萬事休。新鴻斜水隙，能寄短書不。

與月上人

綠髮男兒雙眼寒，杖藜隨處水雲寬。南州猶恨相從晚，同倚欄干借月看。

史衛王祭石橋文

橘洲石橋維時二老，蘭菊芬芳作僧中室。擢秀岷峨，跨勤越杲，雙鶴聯翩，孤雲縹緲。賴師獨存了其未了，明月堂中片心愈皎。萬袖皈依，千龍護遠，遺墨忽來。振錫雲抄法印的傳，禪宗曷紹。某昔與橘洲言論，用晚師復繼之風，幡頌倒二老。迄今俱去杳，積雪漫山。寂迹誰掃，致酌茶甌，寸誠所表。

橘洲文集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